

时序更迭，一岁将尽。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，我们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。在迎接新年曙光的时刻，我们推出主题策划，邀请了六位作者，他们将与我们一同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心怀暖阳，逐光前行。新年快乐！——编者

迎接新年的曙光

走过2024 我研究自己

张水鱼

在《随笔集》的开头，作者蒙田开宗明义地宣布：“读者啊，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。”他告诉我们，他在研究自己。

而我，走进2024年，不得不以研究者的姿态面对自己。因为退休后，生活作息和心理情感都需要调适，加之因为一些事情心灵受创，精神一度跌落谷底，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或者说，面临一个新的起点。

在这样的慌张中，我心底左冲右突，脚下跌跌撞撞地朝前走着，边走边探，直到脚踏实地。

起初，是麻木地奔走，以访友人的名义。从广东到湖北再到河南，历时10多天，见到了工作中结识的不同身份的友人。他们中有的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打拼，有的沉湎于文字世界独享其乐，有的走马上任志可凌云，有的眼观六路守势待发，还有的行色匆匆若有所思……我熟悉他们的世界就像熟悉自己的家园，他们的世界里都曾掠过我努力工作的影子，但这些都已封存在了我的昨天。

在郑州，我专程拜访了慕名已久的甘其勋夫妇。甘老师是令人敬仰的语文前辈，拜读他的“甘辛诵读”两年有余，想知道怎样的心境可以在晚年生发出这样悠扬的吟唱，如此饱满的精神状态是怎样修炼而成。精神矍铄的甘老师早早守候在小区门口迎接我，进得房间，见到了和蔼可亲的甘夫人杨老师。杨老师比甘老师大两岁，能识谱善歌唱。甘老师吟诵的诗词大多是二人唱和作乐的结晶，“甘辛诵读”是他们富足精神生活的写照。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两位前辈颐养天年的悠然之姿是我想要的未来。

但我站立的土地是今天，我只能做今天必须要做的事，面对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，让自己坐在自己的身边来感受，将自己放在自己的对面去端详。

暑天里的上午10点多钟，跟闺蜜一起去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。头部躲在伞下，背部任凭太阳炙烤，希望挥之不去的烦扰和心中的块垒也能随汗液一起蒸发掉。

8月下旬，手腕骨折，给我的生命转折来了一个具象化的表现。但我心里有数，只不过是机不离手所致。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长记性吧。

给我做美容的秀秀姑娘是位收纳师，她说的一句话令我眼前一亮。她说，离开家门之前，她一定会把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，这样，在外的她一想到温馨的家就会充满力量，觉得所有的辛苦

都值得。

一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是朝花夕

拾。
把昨天工作期间落在地上的花朵一枚一枚地捡起来，收纳即忘却，不会再受反刍式回忆的搅扰，这样可以更专注于前方新路径。这也是一年来写日记得来的宝贵经验。

有篇写女儿小时候的旧文被友人做成视频发布了，我连续听了三遍，有荡胸忆往昔之感。但当我推荐给女儿，她面无波澜，只轻轻一句：“这个啊。”我不再觉得无趣。我知道，爱她只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是独属于我的内心享受，这件事本身和她无关。

岁末走进神往已久的西双版纳，仰面观看高耸入云入蓝天的椰子树，脑海里浮现王勃的诗句：“自能成羽翼，何必仰云梯。”是啊，借助他人相助走出泥淖固然是一种幸运，倘若没有，那就亲历一场自我救赎吧。在救赎中研究自己，温暖自己，将扎在心灵上的一根根小刺化作飞翔之翼。

时间圆润，新年到了应该收口的时候毫不拖延。我的2025也不例外。我告诉被研究过的自己：迎上去，允许一切发生。

以驱车西北二环的方式辞旧迎新

贾健民

喜闻西北二环全线贯通
太原市跨进了三环时代
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
以驱车祝福的方式辞旧迎新

我从阳曲凌井店上路
沿途群山巍峨、田野辽阔
还有站姿各异的古迹名胜
我是太原一个老司机
以令悟空也惊讶的速度
穿越雄伟壮观的81桥13洞
尽享一路两侧的自然文化

景观
座驾下春风百公里
浑身细胞雀跃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

久居此城，我目睹了锦绣太原
交通由平面迈向立体
一座座高架桥拔地而起
一条条快速路应运而生
展望未来之大太原
将是通衢广陌，井然有序
绕城大道，五环联动
必将助力三晋经济社会大发展
成为共和国蓬勃跃动的区域中心城市而举世瞩目

这一年人在旅途

耿长春

打开电子相册，去年的足迹便如蒙太奇般一幕幕闪过。东南沿海的风情、西北大漠的苍凉、贵州高原的奇观、秦岭腹地的秘境……一幅幅画面，拼接成一轴长卷，徐徐展开。

开春，是穿越苏浙闽粤的东南沿海之行。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，扑面而来的风，都带有一点咸湿的味道。西津渡的雨、金山寺的雾，景物似隐似现。仙居山云遮雾掩，太姥山怪石林立，雁荡山奇峰突起，清源山别有洞天。湄洲岛青烟袅袅，普陀山梵音缭绕。鼓浪屿，海面白帆点点，沙滩游人如织。泉州，开元寺石塔巍峨，簪花女穿梭街头。潮州，牌坊街古风犹存，广济桥妙韵天成。饶平土楼，南靖围屋，一位八旬客家老翁，坐在自己家门前，吹起了洞箫，悠扬的曲调，含着淡淡的乡愁，随门前的溪水缓缓流淌。

“天无三尺晴，地无三尺平。”这是多年前人们对贵州的印象。可是，当再次踏上这片红土高原，却感觉十分新奇。依然是山重水复的千年苗岭，依然是白云深处的赤水丹霞，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，将它们连为一体。天堑变为通途，“地无三尺平”也成为历史。

世界大桥看中国，中国大桥看贵州。在世界最高桥梁前10名中，中国就有8座，而贵州独占其5。其中，排名第一、曾获“世界桥梁奥斯卡奖”的北盘江第一桥，横跨尼珠河大峡谷，全长1341.4米，桥面至江面达到惊人的565.4米！

每次旅行，都是一次视觉的饕餮盛宴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只有亲眼所见，才会有直击心灵的震撼。

在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疆之旅那天，在帕米尔高原的乌恰县，看到了世界级的自然景观：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的两山交会。

这是中国唯一能看到两大山脉交汇的地方。天山的平均海拔为4000米，横亘新疆全境，汇聚了多种地理特征，风尘仆仆来到这里，山体褶皱，呈丹霞地貌，像是穿了一件驼红色的百褶裙。

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，平均海拔5500米，被称为我国的“万山之祖”，自古被认为是神山。千里迢迢赶到此地，征尘未洗，像披挂了一身黛色的铠甲。

想象中的两山相逢，应是左右衔接，握手拥抱。眼前的两山交汇，却是前后相拥，层次交替。

亿万年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山崩地裂，浊浪滔天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……此刻，昆仑山与天山这两大山脉，却如兄妹一般，那般和谐，那般恬然。

天山英姿飒爽，昆仑山威风八面。两座世界著名的山脉，就这样相拥相伴，一眼万年。

在两座大山面前，我凝视不语。一种莫名的感动，久久在心头萦绕。

探寻秦岭秘境时，正值深秋。游黄柏塬，探米仓道，谒张良庙，登紫柏山，然后，乘兴前往秦岭主峰太白山。

那天飘雨，气温骤降。乘缆车上到海拔3511米的“天圆地方”，雨丝便化作了雪雾。太白山，这座青藏高原以东的最高峰，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最高分水岭，此时变得银装素裹，满地白绒。那些漫山遍野、原本苍翠的松树，此时都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，仿佛置身于水晶世界。即便你再富有想象力，也难以描绘眼前那神奇而壮观的景象。

在陌生的地方，遇到久违的惊喜，也许，这就是旅行的乐趣。